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 第三十回 彈子僧變化惱龍圖 李二哥首妖遭跌死

為人本分守清貧，非義之財不可親。命裏有時當自至，不然好處反遭連。

話說溫殿直帶著一行做公的，搶入麵店裏來，只見和尚下樓來。溫殿直把鐵鞭一指，教做公的捉這和尚。那和尚見眾人來捉，用手一指。可煞作怪，櫃上主人，攬掇的小博士，並店裏吃麵的許多人，都變做和尚。溫殿直與做公的，也是和尚。若干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嚇了。做公的看了，不知捉那個是得。麵店裏鬧了一場，吃麵者都自散了。溫殿直看那主人家並眾人，依舊面貌一般。看那店裏不見了和尚，溫殿直即時教做公的，分投去趕。發報子到各門上去，如有和尚出門，便叫捉住。

當時溫殿直回府，正值太尹晚衙升廳打斷公事，溫殿直當廳唱喏。龍圖太尹道：「我要你捉拿妖僧，事體若何？」溫殿直稟覆道：「使臣領相公臺旨，緝捕彈子和尚。適來大相國寺前，見一個行法的，叫做杜七聖。一刀刺下了孩兒的頭，對門麵店樓上有個和尚把那孩兒的魂魄來收了，叫他接不上頭。杜七聖不勝焦燥，在地上種出一個葫蘆兒來。把葫蘆兒一刀刺下半個，那麵店樓上吃麵的和尚，便滾下頭來。那和尚去樓板上摸那頭來接上了。下面孩兒頭也接上了。使臣見這般作怪，教人去捉。

只見那和尚把手一指，店裏人都變做和尚。連使臣並手下做公的，也變做和尚，教使臣沒做道理處。告相公，這等妖人，實難捕捉。望相公臺旨主裁。」龍圖太尹道：「我乃開封一府之主，似此妖人，在城之內，恐生別事，致朝廷見罪於我。」即時吩咐該吏寫押榜文，各門張掛。一應諸處庵堂寺院人等，若有拿獲彈子和尚者，官給賞錢一千貫。如有容留來歷不明僧人，及窩藏隱匿不首發者，鄰右一體連坐。因此京城內外，說得沸沸的。

卻說東京市心裏，有一個賣青果的李二哥。夫妻二口兒，在客店裏住，方才害病了起來。沒本錢做買賣，出來求見相識們，要借二三百文錢做盤纏。當日出借不得，歸家悶悶不已。渾家道：「二哥！你今日出去借錢如何？」李二道：「好教你得知，今日出去借不得錢。街上人鬧哄哄地，經紀人都做不得買賣。說昨日一個和尚，在麵店樓上吃麵。只因他的頭骨碌碌滾落地來，把手去摸著了頭，雙手捉住耳朵安在腔子上，依舊接好了。做公的見他作怪，一齊去捉他。被那和尚用手一指，滿店裏人都變做了和尚一般模樣。如今開封府出一千貫錢賞，要捉這和尚。原來這和尚三五日前，曾騙了善王太尉三千貫銅錢，叫做彈子和尚。」渾家道：「二哥！真個有這話麼？」李二道：「我方才看了榜來，如何在你處說謊。」渾家道：「二哥！我如今和你沒飲食吃，若有來時，捉得這個和尚，請得一千貫錢來把我們做買賣，卻不是好？」李二道：「胡說！官府得知不是要處。」渾家道：「我包你請得一千貫錢便了。」李二道：「你怎的教我請得一千貫錢？」渾家道：「二哥！好教你得知，這和尚不在別處，遠便十萬八千里，近只在目前。」李二道：「在那裏？」渾家道：「在隔壁房裏。」李二道：「你見他什麼破綻來？」渾家道：「間壁這個和尚來這裏住，有三個月了。不曾見他出去抄化，也不曾見他與人看經。每日睡到吃飯前後才起來，出去未到黃昏後吃得醉醺醺地歸來。我半月前，因吃了些冷物事，脾胃不好，肚痛了要去後面，房裏窄狹有臭氣。只得去店後面去上坑，卻打從他房門前過。那時有已牌時候，只見他房裏放出些燈光來。我道這早晚兀自有燈，望破壁裏張一張時，只見那和尚坐在床上，渾身迸出火來。和尚把頭抬一望，離床直頂著屋樑。嚇得我不敢廁上去，便歸房裏來了。這和尚必然就是妖僧。」李二道：「這是實麼？」渾家道：「我與你說什麼脫空。」李二道：「你且低聲，不要走漏了消息。」吩咐了渾家，出門一地裏逕到使臣房來，卻又不敢進去。只在門前走來走去。做公的看見，喝聲道：「李二！你有甚事，不在此走來走去？」李二道：「告上下，男女有些機密事，特來見觀察。」做公的應道：「你在門首伺候，待我稟過方可入去。」

適值溫殿直正在廳上，做公的稟道：「告觀察！賣果子的李二在門走來走去，我問他，他道有機密事要見觀察。」溫殿直道：「叫他進來。」做公的出來引李二到廳上，唱了喏。溫殿直見了，不敢驚他，吟吟笑問道：「李二哥！有甚事來見我。」李二道：「告觀察！男女近日因得了病，不曾做得道理，早晚出來幹些閒事。只見張掛榜文，男女也識幾個字，見寫下出一千貫錢捉妖僧。歸去和渾家說了，渾家道：隔壁歇的和尚，是妖僧。」溫殿直不敢大驚小怪，笑著道：「李二哥！這件事卻要仔細。你夫妻兩個見他什麼破綻來？」李二把渾家的言語說了一遍。溫殿直道：「這事卻要實落。你去補一紙首狀來。」李二應了出來，央做公的草了稿兒，討一張紙，親筆謄了，直入來當廳遞了。溫殿直道：「這如今這和尚在店裏麼？」李二道：「每日早飯後出外，到黃昏便歸。」溫殿直道：「你且在這裏坐下，待我叫人去買些酒來與你吃。」

不多時，買將酒來，教李二吃了。溫殿直即同做公的來，教李二做眼，帶一行人離了溫殿直家，竟來客店左側一個茶坊的舖裏坐了。叫做公的外面去看那和尚。

當日未有黃昏時候，只見那和尚吃得醉醺醺地，踉踉蹌蹌撞將來。李二慌忙入茶坊裏見溫殿直道：「告觀察！和尚來了。」卻好和尚走到茶坊門前。溫殿直指著一行做公的道：「捉這妖僧。」眾人發聲喊，正是皂鷗追紫燕，猛虎咬羊羔。一發都上，把那和尚橫拖倒拽，把條麻索綁縛了。眾人前後簇擁，押著逕奔甘泉坊使臣房裏來。有詩為證：

世間誤事無如酒，一醉能令萬事忘。

試看神蛋通和尚，何曾醉裏脫災殃。

溫殿直道：「慚愧！幹辦得這場公事，且叫龍圖相公安心。」眾人把那和尚捆縛做餛飩兒一般。那和尚醉了不醒，齣齣的睡著。溫殿直即時進府，申覆太尹道：「妖僧已捉下了。本合押赴廳前，因這和尚大醉，不省人事，現在使臣房裏。稟相公臺旨。」龍圖太尹見說，教且好牢固看守，待來日早衙解來。溫殿直出府，到使臣房裏看那和尚，酒還未醒，吩咐眾做公的小心看守。

卻說那和尚到半夜酒醒，覺得好不自在。開眼看燈燭照耀，如同白日。兩邊坐著都是做公的。和尚問道：「這是那裏？」做公的道：「這是使臣房裏。」又問做公的：「貧僧犯什麼罪過，將我來縛在這裏？」眾做公的情知這個和尚是個妖僧，不敢惡他。內中有個年紀老成的做公的道：「和尚！你不要錯怪了我們。這是我們的職事。我們家中各有老小，不去惹空頭煩惱。因你客店裏隔壁賣果子的李二哥，說你住了三個月，不曾與人看經，又不出抄化，每日吃得醉醺醺的。說你來歷不明，因此我們來捉了你。」和尚道：「我自官員府院宅第齋我，這也不干他事。」做公的道：「和尚！沒奈何，等到天明，你自去太尹面前和李二分辯將來。」五更，溫殿直叫做公的簇擁著和尚入開封府的廊下伺候。

太尹陞廳，四司六局立在廳前。只見太尹出來，公座甚是次第。一對水晶龍燈，卻如照天蠟燭。皂隸喝：「低聲！」溫殿直押那和尚到廳下，唱了喏！太尹看看李二的首狀。看看和尚，焦燥道：「叵耐你出家為僧，不守本份，輒敢惑騙人錢財！」教獄卒取面長枷來，把和尚枷了，叫兩個有氣力的獄卒過來：「與我把和尚先打一棍，卻再審問他。」獄卒唱了喏，將和尚腿上打不得兩三棍，眾人發聲喊。門子喝：「低聲，喊他們且住。」太尹看時，枷窟裏不見了和尚，卻縛著一把掃帚。太尹道：「怎有這般妖人，方才把那和尚枷在這裏，卻如何是把掃帚？」

正說之間，只聽得府衙門外有人發喊。太尹驚問：「有甚事？」把門的來報導：「告相公，有一僧人在門外拍手大笑道：『好個包龍圖，無奈貧僧何。』」包太尹聽得說，大怒道：「這廝敢如此無禮！」即時叫人下手去捉：「這番捉著妖僧，依例賞錢一千貫。」當時做公的奔出府門，逕來捉這妖僧。和尚見人來捉他，連忙走到街市上，不慌不忙擺著漏衫袖子去了。做公的見了，緊趕他緊走，慢趕他慢走，不趕他不走。做公的趕得沒氣力了，立住了腳。只差得十數步，只是趕他不著。眾人將趕到相國寺前，那和尚在延安橋上，望見眾人趕來，和尚連忙走入相國寺山門去了。

溫殿直道：「這和尚走了死路，好歹被我們捉了。」吩咐一半做公的圍住前後寺門，一半向佛殿兩廊分投趕捉。只見本寺長老出來與溫殿直相見了，道：「告觀察！本寺是朝廷香火院，觀察為甚事，將著一行人，手執器械來寺中，大驚小怪？」溫殿直道：

「我奉太尹相公臺旨，趕捉一個妖僧到你寺中。你莫隱藏了，會事的即便縛將出來。」長老道：「敝寺有百十眾僧，都是有度牒的。有掛搭僧到，寺中有知客，不曾敢收留過夜。若是觀察趕至寺中必然認得此僧，何不便捉了。卻來這裏討人？」溫殿直道：「這妖僧騙了善王太尉三千貫錢，窩惱得一府人不得安逸。若不送出來，就稟過太尹，教你寺中受累。」嚇得長老慌了，道：「告觀察！本寺僧都是明白的，不是妖僧。若不信時，都叫出來，叫觀察一點點過。」溫殿直道：「最好！」長老即時鳴鐘聚集本寺百十僧眾，叫溫殿直點視。溫殿直同做公看時，都叫不是。溫殿直道：「長老！我親自趕入你寺中來，如何便不見了？須是叫我們搜一搜看。」長老道：「貧僧引路，任從觀察搜看便了。」從僧房裏到廚下，淨頭，庫堂，都搜不見，轉身到佛殿上，見塑著一尊六神佛。三個頭一似三座青山，六隻臂膊一似六條峻嶺，托著六件法寶。溫殿直道：「寺內不塑佛像，卻為何塑哪吒太子？」長老道：「哪吒太子是不動尊王佛，以善惡化人。」

溫殿直與眾人見殿上空蕩蕩地，只見哪吒一行人正在殿門，只聽得佛殿上有人叫道：「溫殿直！包太尹教你來捉貧僧，見了貧僧如何不捉？」溫殿直與眾人回頭看時，卻是哪吒太子則聲。眾人看那哪吒太子，是個五綵粧成，約有一丈五六尺來高，六隻臂膊拿六樣物。三顆頭中間這顆頭張開口，血潑潑地露出四個長牙，叫道：「溫殿直！你來捉我去！」嚇得長老和眾人大驚道：「作怪！作怪！」眾人要來捉哪吒，卻又是泥塑的，如何捉得他去？哪吒又叫道：「怎的不叫人來捉我去？」眾人商議道：「莫不是泥塑的哪吒成了器，出來惱人麼？如今去稟覆太尹，須把哪吒來打壞了，便不出外惱人。」長老道：「觀察！這卻使不得，那有泥神會說話，無非是妖物憑借作怪，不干法身之事。粧塑的工本大，將他壞了，日後難得成就。」溫殿直道：「既那妖物憑借作怪，合該毀除了，免成後患。」眾僧中一個有德行的和尚，合掌向佛前道：「龍天三寶，可以護法，逐遣妖物出來，否則恐壞了神像。」

祝禱已畢，只聽得外面有人拍著手呵呵大笑道：「觀察！我在這裏，何勞你費力？」一行做公的見了，正是和尚。發聲喊！都來捉妖僧。只爭得十來步遠，只是趕不上。那和尚引著一行人，出來相國寺，逕奔出大街。經紀人都做不得買賣，推翻了架子，撞倒了檯床。看的人越多了，走來走去，直趕出了城。過了義官廳，將到市梢頭。和尚說道：「你眾人不要來趕了，我貧僧自歸去了罷。」看著汴河裏，將身一跳。只聽得騰地一聲響，和尚攏入水裏去了。那做公的道：「今番好了，得他自死在水裏，也省了許多氣力。」那汴河水滴滴溜溜也似緊的，眾人都道：「他的屍首不知流到那裏做住？」溫殿直只得回去稟覆太尹。正值太尹在廳上打斷公事。溫殿直唱了喏，把捉妖僧的事，從頭說了一遍。包太尹聽了，道：「叵耐這廝，惱得我也沒奈何。得自跳在水裏死了，也罷！」

說猶未了，只聽得階下有婦人聲叫屈。太尹問道：「為甚事叫屈？」婦人道：「告相公！丈夫李二為首告妖僧，已經捉獲到官，反將我丈夫拘禁。婦人也不願支賞錢，只要放丈夫回家，趁口度日。望相公臺旨。」太尹道：「李二首告得實，合給賞錢與他。如何把他監禁？」溫殿直道：「不曾監禁他，朝夕款待酒飯。留在使臣房裏，伺候相公臺旨。」太尹叫他出來。溫殿直即時到使臣房內，叫李二到廳下。太尹道：「既出榜文在，實合給賞錢一千貫與他。」當時東京一貫錢值銀一兩。李二是個窮經紀人，平白得了一千貫錢，非細的好了。李二夫妻兩個當廳領了賞錢，那時夫妻二人謝了太尹，急刻出府門來，回到店裏。有詩為證：

誰近龍圖手內錢，平時李二賴妻賢。

妖僧不怕千金子，受用浮財得幾年。

古往今來說話的總是一般，沒錢便罷休，有了錢便有沈待詔來攬掇，張博士來相幫。

李二去相國寺前典了一所屋子，門前開一個大果子舖。夫妻二人，衣豐足食。時遇冬天，當日有晌午前後，生著一爐栗炭火，安排了幾杯酒。夫妻二人正向火吃酒之間，只見一個人走入來，叫聲：「李二郎！有細果子買些個。」夫妻二人卻認得是和尚，驚得大駭了。和尚道：「李二郎！你不因貧僧，如何得有今日快活。我特來問你求一齋。」他夫妻兩個，有一個會事的，就出來拜謝了這和尚，便齋他一齋，打什麼緊？終不成便真個要你的齋吃。他來試探你也未見得，或者把幾句好言語指斷他，求他離了我家便了。李二夫妻卻沒有這般見識，千不合萬不合起個念頭道：「你這妖僧！說你被做公的趕捉，跳在汴河水裏死了。你卻因何又來我家引惹是非？你若會事，快快走去。若少遲延，我這裏叫一聲當地巡軍來捉你去吃官司，不要怨我。」和尚道：「若奈何得我時，捉了我多日了。你首告我吃官司，我卻周全你請了一千貫賞錢，叫你夫妻二人快活受用。我來見你，你合當謝我，倒發惡頭，要我做公的捉我。你這漢子甚不近理，且教你受些疼痛。」用手一指，喝聲「疾！」只見那李二向的火盆飛起來，望李二臉上只一掀。李二大叫一聲，忽然倒地。渾家慌忙來救，扶起看時，栗炭火燒得燎漿泡也似。看那和尚又不見了。李二被炭火燒得疼痛不可當。沒錢時，也只得自受休了。因有了這貫錢，便請醫救治。敷上藥，越疼得緊，就叫了三日三夜。煩惱得渾家沒措置處。

只見門前一個道人，青巾黃袍，走到櫃邊，叫聲「抄化！」李二嫂道：「我家沒事時，便與你兩三個錢，打什麼緊。這裏人命交加，卻沒工夫與你。」先生道：「娘子！你家中有什么事？」李二嫂道：「好叫先生得知，被一個妖僧把我丈夫潑了一臉火，燒起許多燎漿泡。敷上藥越痛，叫了三日三夜，只怕要死。」先生道：「娘子！貧道收得些湯火藥，敷上便不痛，瘡厭■肉便脫落。屢試屢驗，救了許多人。」李二嫂道：「休言便好，只止得疼痛時，自當重重相謝。」先生道：「你去請他出來，就取些水來。」李二嫂入去扶出李二來，把水遞與先生。先生把一個藥包兒，抖些藥放在水裏，用鵝毛蘸了，敷在瘡上。李二喜歡道：「好妙藥！就是舖水散雪的便不疼了。」先生道：「這個不為奇妙，即時下落瘡厭■肉，叫你無事，你意下如何？」李二道：「若得恁地，感謝先生。」先生道：「此乃熱毒之氣，你可出外面風涼處吹著，瘡厭■肉即便脫落。」李二依先生言，出街上來。先生叫李二坐在凳上，看著他道：「你叫三聲瘡厭■肉落，這瘡厭■肉便落下來。」李二聽得歡喜，盡性命叫了三聲。只見那李二坐的凳子，望空便起去，到那相國寺十丈長的旛竿頂上，不歪不偏端端正正擱一個住。街上人見了，發起喊來。李二嫂出來看見，吃了一驚道：「苦也！苦也！我丈夫如何得下來？」先生道：「不要慌！我叫他下來，教你認得我則個。」那先生脫了黃袍，除下青巾。李二嫂仔細看了一看，嚇得叫聲苦，不知高低。原來卻是妖僧。那和尚道：「你丈夫不近道理，一心只要害我，卻盡害我不得。我且叫他在旛竿上受些驚恐。」街上人鬧鬧哄哄都來看，內中有做公的看見道：「見今官司明張榜文，堆垛賞錢，要捉妖人。這和尚又在這裏逞妖作怪，須要帶累我們。」做公事的與當坊里甲一齊來捉這和尚。

那和尚望人叢裏一躲便不見了。眾人道：「自不曾見這蹊蹺作怪的事。」

那李二緊緊的坐在旛竿頂上，下又下來不得，眾人商議救他，又沒有這般長的梯子。烘動了滿城軍民，都道：「這和尚卻也利害。這個人如何下來？」

卻說當坊巡軍飛也似來報包太尹。包太尹即時坐轎來到相國寺裏下轎，排開交椅，坐在殿前。抬起頭來看時，見李二坐在旛竿頂上凳子上，高聲叫救人。包太尹尋思，沒個道理救他下來，教叫他妻子來問他。李二嫂向前拜了。包太尹問道：「你丈夫為何緣故得在上頭，可對我實說。」李二嫂把和尚投齋潑火的事，道人敷藥的話，一一說了。包太尹道：「叵耐妖僧這般無理。若今次捉住，斷然不與干休。」話猶未了，佛殿上一壁廂走出一個和尚來，到太尹面前唱個喏。包太尹睜開眼問道：「和尚！你有什么事來見我？」和尚道：「貧僧有個道理叫李二下來。」包太尹道：「吾師若救得李二下來，當以齋供相謝。」只見這和尚輕輕地溜上旛竿，雙手抱著李二，高聲道：「包龍圖！你是清正的官，我貧僧不敢來惱你，我自向善王太尉化得三千貫錢，干你甚事，你卻要來捉我？我無可報答你，選你一個李二。」從空中把李二直攏下來。眾人發聲喊，看那李二時。正是：

身如五鼓銜山月，命似三更油盡燈。